

农民作家邹梁章

□ 余爱民

邹梁章是与我“共水种田”的老乡，是我的老同学，更是让我励志进取、乐观向上的学习榜样。

我从村里出发，走过乡、县、市、省，来到北京，结识了不少朋友，真正经常联系的朋友不是太多，与梁章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每有农村政策出台，我便问梁章“政策落实到村里没有”；每到逢年过节歌舞升平普天同庆，我便问梁章“乡亲们收成到底怎样”；梁章每有作品便发我欣赏，我写了文章也找梁章发表在他主办的乡村杂志上。梁章最近在忙着收获小龙虾的同时，也忙着出版他的首部作品集，邀我写几句话，我当然欣然应允。我从梁章出书受到三点启示，当农民不耽误当作家，当军人受益一辈子（他是退伍军人），当姥爷还能有作为。

说其中一点，种田写作两不误。

梁章现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监利市白螺镇阳光村农民，另一个是监利市作家协会白螺分会执行主席。他一手扶犁把子，一手拿笔杆子，左右两手齐开弓，庄稼文章双丰收。他养了几十亩田的小龙虾——我到处讲中国有三只小龙虾，江苏盱眙小龙虾最早，湖北潜江小龙虾最火，湖北监利小龙虾最多——养小龙虾是个辛苦活，育苗换水投料捕捞，起早摸黑没日没夜，风里雨里泥水里，劳动强度很大，年轻人都吃不消，他一个半老头子一直坚持干。这也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种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几乎没有年轻人，“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历史之问一直在寻找更好的答案。梁章养小龙虾未必年年收成好，但他写文章肯定是年年成果丰。他是个高产作家，隔三差五地便写了一篇，除了发表在市乡文学刊物上，还在全国很多报刊网站上发表，这不，几年时间，就能集成册出版了。他还是《首都文学》的特约作家，说起来惭愧，我在北京都当不上呢。

我经常拜读他的作品，有五大特色：一是丰，丰富的丰，不仅写得多，品种也多，比农村请客的十盘八碗还丰盛，诗歌散文传记、消息通讯言论、有时还有小小说报告文学。二是

广，广大的广，题材广泛，有写农村的，有写城市的，有写学校的，有写机关的，有写军营的，还有写战场的，视野开阔，如江汉平原广袤的田野一样。三是土，乡土的土，乡村故事、乡村人物、乡土语言，我喜欢读他的作品，有家乡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有三月泥土的清新、六月荷塘的鲜艳、九月稻田的芬芳、腊月乡村的醇香。四是深，深厚的深，情况了解比较深，问题分析比较深，思想发掘比较深，也就是作品的内涵比较深，要说有洪湖和洞庭湖那么深可能夸张了，但肯定比虾池深、比鱼塘深、比水井深，不是一般基层作家可以比的。五是实，实实在在的实，敢说实话、敢道实情，也有实效。有道是，隔靴搔痒费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梁章本色是农民，农民最实在，一切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做派在农民面前都要打回原形，农民作家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敢写常人不敢写的事，让人警醒，让人振奋奋起。我常和梁章聊，文学不是鸡毛掸子，而是手术刀，要起到解剖社会、治病健身的作用；文学不是迷魂汤，而是清醒剂，要发挥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功能；文学不是自娱自乐的卡拉OK，不是少数人办的沙龙，文学要为人民而生，与人民同行，为人民鼓与呼，担当起唤醒群众、凝聚民心的重任。

农民作家需要更多关心。我当《监利报》总编辑时，有幸遇到过好几位农民作家，也给过一点帮助吧。比如高先生，网名铁庙村农民，一年四季不下床，日里夜里写小说，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我们采写他、宣传他，帮他销书，甚至有一次组织通讯员帮他家插秧。我调到省委政研室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帮助他争取省委宣传部创作经费支持，有次下班，看到他在省委大院拖着个小平板车，估计是从省委宣传部过来，赶紧邀请到省委大院旁边的监利餐馆招待他，打电话请文朋书友来陪他。他前年不幸离世，我因事没能赶去吊唁，老乡们聚在一起常念到他，故人难忘啊！还有一位叫周锁明，当兵回乡务农，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跟报社联系多，那时他家境困难，有些失落，我和文学编辑张俊伦老师极力

鼓励他，坚信他会走出来，现在他在广东供职，已出版《土地》《亲爱的南方》《失落的周庄》《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等著作，晋升为中国作协会员。还有很多写文章的农民文友，当年给我们办《监利报》极大的支持，我一直感念着他们。前几天听说，福田柳关的老中医柳耕先生去世了，我听后来立良久，他是“农村郎中作家”，多好的老人啊，德艺并耕，医文并耕，年近古稀还能与年轻人比赛写新闻呢。不能不提到，活跃在监南乡村的谢岳城，天天为农民搞科普直播，大到市里举办龙虾节等重大活动，小到农家建楼房上大学等喜事，他场场必到，“阵阵不离穆桂英”，老百姓称他为“乡村新闻人”，我称他为“农民首席记者”，我答应给他写一篇人物通讯但一直写着呢。农民作家托起了乡村文化，支撑了基层新闻事业，他们是建设乡风文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力军，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越来越受到重视，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支持，我们都要厚待他们，厚待他们就是热爱家乡、支持乡村振兴大业。

梁章虽是老老同学，但很长时间是“失联”的，是后来他写文章才有了联系。他和老家白螺镇的梁云娥老师、段济川老师、陈爱民老师等一起创办文学社，成立白螺镇作协分会，梁云娥老师任主席，他任常务副主席，还有几位任副主席，我听了非常高兴、尽力支持，帮助他们打了一些电话、做了一点小事。白螺镇作协分会成立时，我专程从武汉赶到家乡祝贺，我爱人笑我“亲戚家请客你不去，乡镇文学社开张你跑都跑不赢！”后来他们办了《楚江文艺》，我是积极投稿。想我年轻时时一往情深地奔着《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投稿，现在老了，兴致盎然地往家乡内部刊物投稿。段济川老师说，你的稿子给我们发了，是大材小用。别这么说，能发就不错了，承你们抬举；在家乡刊物上发稿，让乡亲们读到，比在《人民日报》发稿都荣耀！我不能出钱出力支持你们，写几篇小文章是举手之劳，从家乡走出来，总要为家乡做点事吧！

夏日光景

——忆和金牛相伴的岁月

□ 杨丽兵

水沟里的牛背上爬到小路边。还好，牛伯伯把牛角上的书包也护得好好的。

捣蛋鬼是刚从地里给家人送了喝的水回来。经过小女孩身边，他就有了鬼主意。一边欣赏他的杰作，一边看小女孩气得涨红了脸，这下他更得意了，挤眉弄眼吐舌头，得意洋洋。

此刻，小女孩心中有一万种绝望的无助感。论体力，她既跑不过他又打不过他，何况，他还是两手空空，而她呢，牛伯伯和书包这时候都是不能舍弃的。她恨不得老天爷这时候帮帮她，把这“坏蛋”收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趁着领路队的老师已经到家了，而他们还有一百多米快到的时候，捣蛋鬼神不知鬼不觉地拽了一把刺果子（此物学名叫苍耳，果实呈椭圆形，上面布满了密密的细而坚硬的刺）。女孩一个没注意，长长的头发上被洒满了，捣蛋鬼还用魔爪一顿揉搓，好让它们和这长发更加缠绵不休。

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小女孩的长发变成了学生头，而隔壁也上演了一场大戏，一条长板凳上，捣蛋鬼双手抱着板凳的前端，整个身子连同那得意洋洋地屁股服服帖帖地粘在了板凳上。大叔一边挥舞着细长的新鲜的柳条，一边怒斥着，看你以后还懂不懂规矩，看你以后还随便欺负人。

小女孩在屋子里剪头发时，听到外面的一切声响，心中暗暗窃喜，还好，有能收拾他的人，不然以后日子可怎么过，毕竟还有好几年的同窗时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虽然童年的乐曲中夹杂着某些讨人厌的旋律，但大体还是欢快，优美甚至有些轻舞飞扬的样子。

寒来暑往，几个春秋，小女孩跟在牛伯伯后面的小脚步也在慢慢长大。因为几个姑姑嫁得近，都是一个村子或者邻村，所以他们家和牛伯伯、大姑、四姑家共养一头牛，毕竟血脉之间凡事好商量。

江汉平原位于长江中游，这里的地理气候环境适合一年种植双季早晚稻，或者是一季中稻，不比海南那边，一年早中晚三季稻，少种一季就少一些收成。为了平衡牛伯伯的工作量，四家人把种稻的时间错开来。不忙的时候，牛伯伯一家待一个月，农活多的时候，谁家的活干完了，就赶紧去另一家帮忙。当大人们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的时候，护送牛伯伯的重任又落在了女孩小小的肩膀上。

四姑家离得近，五百米左右的距离，而且那一段都是沿河住满了热闹的人家。一路过去，还能碰见好些同学和熟悉的玩伴。这是村里的一条主路，走的人多了，也不像小路上那样杂草丛生。光秃秃的泥土路，只有扬起的灰尘，牛伯伯也不会被这泥土的芬芳吸引，所以它和小女孩一前一后，步调一致，很快就到了四姑家。

任务顺利完成，顺便还可以得到一点糖果，没有糖果的时候，也有两毛或者五毛的零花钱。回去的路上，经过同学家的小卖铺，一颗大大泡泡糖，嚼出甜甜的西瓜味后，变魔法似的从嘴里蹦出一个泡泡，外面再罩上一个超级大泡泡，这可是需要一定功力才能创造出双层泡泡的。当嘴里嚼着这么大泡泡一路炫耀时，也有翻车的时候。整个脸庞还有前面的头发上被超级大泡泡无缝盖住时，像几张叠加的蜘蛛网，那威力可想而知。

如果说通往四姑家是一条欢快的小路，那大姑家的路上则充满了冒险的味道。这是两个相邻的村子，沿着河流边一米多宽的主路走过两三百米，右转后再不见河流的踪影了，也没了红砖白墙的热闹。

盛夏时分，桑树、构树、杨树、水杉等各种草木争相为人们打造一片绿荫绵绵的天地，谁也不甘落后，所以，最后在有限的地盘里，大家像商量好了似的，为了和谐共生，竟也不分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小女孩和牛伯伯转过身进入这片丛林后，傍晚时分，在这无边的绿荫下，仿佛置身于露天的空调中，这这里的蝉鸣声也没那么烦躁不安了。

当农民不耽误当作家，说来话长。最早的《诗经》不就是从那些无名农民作家那儿采集得来的吗？司马迁《史记》中的《渔父》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之水就在古监利，那个劝导屈原的渔父一准就是当时监利的农民作家吧。大词人苏东坡为什么取名东坡，那是他的农田名、菜园名，他是在黄州的东坡上亲自种田自食其力的时候，才写成“两赋一词”的千古名篇的。近代的“山药蛋派”和现代的很多作家都是深入农村从事农活与农民打成一片才写出时代名作的。史铁生不是插队落户在延安，他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来吗？一方面，生产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是无尽的宝藏；另一方面，文学要表现时代、反映生活，这是文学的职责、创作的担当。君不见，有些作家只到农村“镀金式”地住了一年半载，“蜻蜓点水式”地体验了一番，就能写出很好的农村题材作品，说明什么，说明农村是金矿、一掘便富有。农民作家一生扎根在农村肥沃的深厚的土壤里，一定能开出更加鲜艳的荷花，一定能长出更加挺立的杉树。比如梁章，你有军人的履历，跨过高山，越过大漠；你是真正的农民，体验最真切，感悟最实在；你又饱经沧桑风雨，看惯世态炎凉，正所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一定、一定行的！你今天的作品汇集，将是你明天起飞的跑道。坚信有一束光在前面等待你，等待照亮你的全部作品，等待照亮你的丰富人生，也等待照亮荆楚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夜空。

我们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这是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机遇，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扛起时代主题，是以文学为马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农民作家大有可为！相信梁章和所有的农民作家、乡土作家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更受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和乡亲们颠起脚来盼望着！

享受短暂的清凉后，眼前一番豁然开朗。小路中间赫然留着板车行驶过的两条车轮轨迹，两旁天然生长的一米多高的篱笆花（学名叫木槿），花蕊中间有些过渡的白色，花边四周呈淡紫色。小女孩喜欢这种紫色，摘下来一朵，别在一摇一摆的马尾辮上。

一碧良田，阡陌交通。豆苗正值青春期，片片绿叶重叠着，上面结了细小的豆荚，田野里随风掀起了一波绿浪。成片的黄麻上开了朵朵黄色的花，一般这种地里很容易找到那种袖珍型的“西瓜”，不甜也不苦，反正就是拿在手上觉得好玩儿。这时分，小路上人烟稀少，只有三三两两干完活背着锄头还有一个空水壶的人们从身边经过。

这一片都是旱田，不远处一个茅草屋顶的棚子下，一位戴草帽，脸色黝黑的伯伯正把摘好的西瓜整齐地码放在板车上，瓜地里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待小女孩经过时，西瓜伯伯招呼她过来，递给她一块用手锤开的西瓜。香醇的西瓜汁一直流到心底，多年后再想起路边的这块西瓜，没有比这更清甜的了。

过了一条小水沟，这也是两个村子的分界线，就是一大片水田了。早稻上已经排满了淡黄色的小花。趁太阳快要回家歇息的功夫，热浪渐渐褪去，有的大人背着蓝色的药桶为禾苗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也有挽着裤腿和养子的在水中清除杂草，为禾苗争取更多的养分。夜晚时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属于这季节独特的乐曲。

当小女孩护送牛伯伯到了大姑家后，她选了一条返回的捷径，都是纵横在田陌间只有三十分分左右的田埂。此时身轻如燕的她跨过一道又一道的水沟，犹如一个冒险的小精灵，飞奔似的朝家的方向赶去。

似火的晚霞映着湛蓝的天空，给不远处的村庄镀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还有小女孩欢快的歌声在谱写夏日的悠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岁月述章

(节选)

□ 刘发扬

立秋

夕阳的金黄与满天的蓝与白
诠释着人世间的爱的辽阔

此时阳光正炽，微风轻拂
满塘的荷色都郁郁葱葱
生命的旺比阳光更旺
我要的幸福离我三尺

十万里的阳光与一万年的月色
都在为第一片黄叶书写传记
天地之大，一壶月色
即可盛满一生的恩怨

忘不了渴盼之轻！
忘不了秋风之清
一脚踏三秋露
一笔勾金秋的瘦骨

忽然间想到了轮回

处暑之诗 热爱人间

我要把人间全部的爱都汇聚
去温暖、去炙烤
每一个柔弱的，灰暗的灵魂

弯腰的姿势很美，那是对大地的炽爱
脊梁高过地平线
那是人生的骨度

汗珠滴下，滋润脚下的大地
尽管杯水车薪，但无畏的爱
去飞溅扑灭

热的心快要燃烧
此刻，如果仍有孤独，那也是
高分子的坚韧，与不摧

山河辽阔，我只是沧海一粟
如果需要，我仍会义无反顾
以鹰的姿态迎风展翅飞翔

秋分 秋风

隔着下午温暖的阳光
我把秋掂量，几斤几两几钱
方可入药，治我的相思

秋风不甚凉意

在南山向阳的草地上
把自己放倒，融化
一声，两声，三声
默念到九百九十九声
风未停，你仍未来

用草鞋裹脚，假寐，不让泪流
向晚时分，我期盼有落叶拂上脸
黄牛在身边，风在身边

来不来，秋分都要来
反正我要在这里，在南山向阳坡上
等待月光升上来
照我清泪满面

秋日赋

顺着枯瘦的河流向远方
长风呜咽，贫瘠的月色尽头
披头散发的我涕泪沱沱

凭吊几支残荷，不需要颂经
只须虔诚伏拜，把冷月伴酒
清凉弥散，欢乐颂在远方
村庄里敲锣打鼓
嫁出，或者娶进
离世，或者新生

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
一扇门窗未关
几点灯火在夜色里闪亮
那是读书人的今夜
九万里前程似锦
与田野的高粱
息息相关

打更的人默守成规
锣声起落
人世安好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

深化文明创建
争做文明市民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